

诗人

毛泽东诗词·注释赏析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只把春来报白华

毛泽东



珠海出版社

诗人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泽
东
诗
词
注
释
赏
析

诗人

珠海出版社

著

木雨

公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人毛泽东/公木等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9.9

ISBN 7-80607-615-8

I. 诗... II. ①公... III. 毛主席诗词研究
IV. A8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49010 号

诗人毛泽东

作 者: ©公木

终 审: 成平

策 划: 赵洪林

责任编辑: 赵洪林

装帧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 话: 2515348 邮政编码 519001

印 刷: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48 字数 96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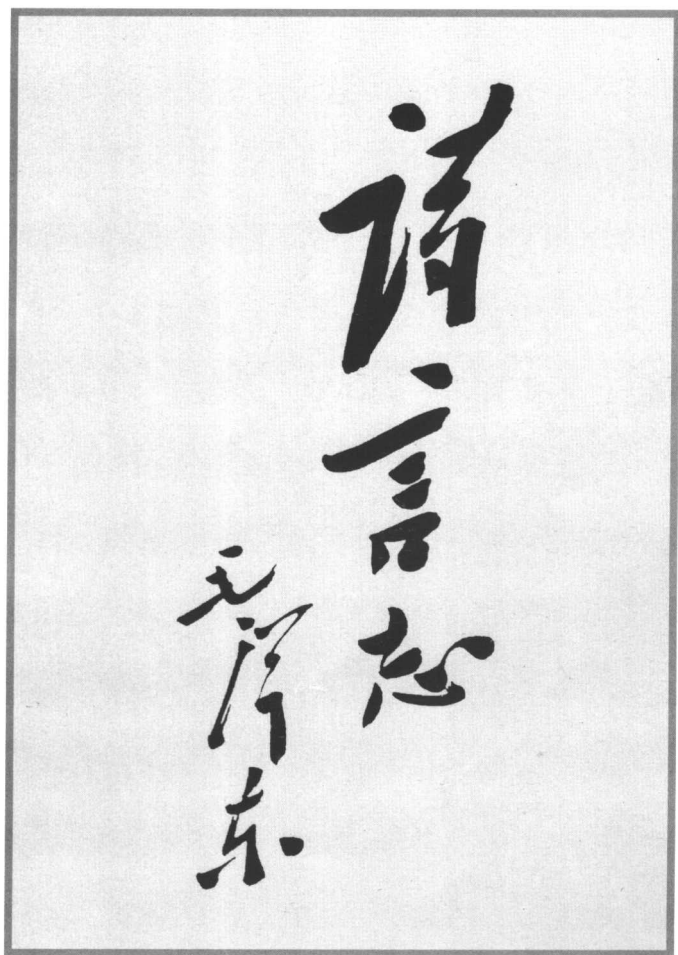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ISBN 7-80607-615-8/A·1

总 定 价: 60.00 元(全五册, 本册 12.00 元)



1945 10

此... 家... 宗... 宗... 宗...
... 宗... 宗... 宗... 宗...
... 宗... 宗... 宗... 宗...
... 宗... 宗... 宗... 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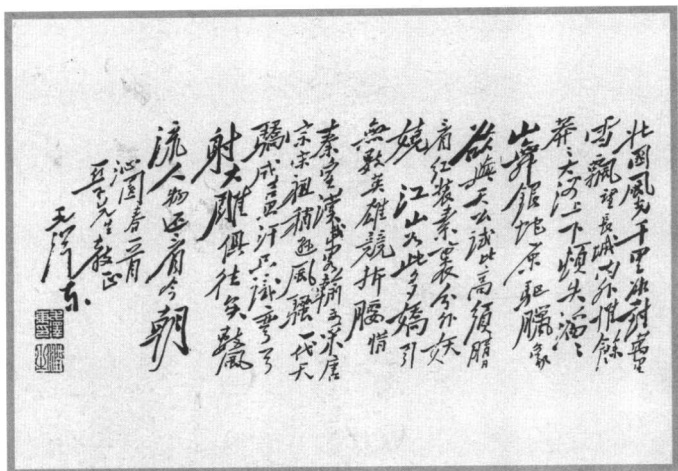
... 宗... 宗... 宗...
... 宗... 宗... 宗...
... 宗... 宗... 宗...

... 宗... 宗...
... 宗... 宗...
... 宗... 宗...

沁园春
 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书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长沙》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

(毛泽东手书资料由季世昌提供)

毛泽东：民族英雄和 天才诗人的交汇融归

(代序)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战友一道开辟了中国文明历史中辉煌灿烂的崭新时代，这一点，即作为民族英雄而存在于人民记忆中的毛泽东的巨人形象，恐怕没有更多的争议。而提起毛泽东那纵横四海、逍遥九天的豪情健笔，更多的人会脱口诵出他的许多脍炙人口的段落诗章。天才诗人的评价并未改变我们对诗歌创作的基本观点：诗是自然力和知识力共同作用的结晶。这里只是说，毛泽东的诗词造诣和艺术感染力都达到了几乎不可企及的高度。台湾韦政通教授说：“在中国，人生就是广义的艺术，生命史就是自己艺术的作品，最伟大的艺术品就是自己创造的人格。”（韦政通《中国的智慧》）那么，把毛泽东的七十余首诗词连

缀起来就构成了一部 20 世纪中国革命的完整历史；而整个风云翻涌的毛泽东时代又何尝不能当作一件艺术品来体味赏鉴？革命家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造就了毛泽东独到的生命体验，而体验感悟的独到又直接成就了毛泽东诗词意象境界的一新。人生和艺术的交互作用、辩证发展使得诗人的诗词形成了从新美到明丽再到沉雄的三部曲。作为民族英雄的毛泽东和作为天才诗人的毛泽东就这样相遇了。

A：风华正茂的早岁

我们所说的早岁是指诗人从 1915 年到 1936 年间的经历。因为当红军初抵陕北苏区时，诗人虽年届不惑，却未减长沙求学时期的热情，青春未逝，激扬依旧。讨论诗人的心路历程，唯一的标准自然只该是诗境诗心。这期间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又可以再分为三组，即“意气风发，心潮逐浪”的第一期（1915～1927）；“马背吟诗，狂飙天落”的第二期（1927～1934）；“锸刺青天，

剑裁昆仑”的第三期（1934~1936）。这时的毛泽东更像是一位北地南天探寻灵境的诗人歌者，他领悟过孔孟庄老，钻研过西学新知，琢磨过民粹主义、新村主义、新康德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学说主张，“发浩歌”、“问大地”、“数寒星”，赞美青春，唱叹岁月，歌咏爱情。投身革命、转战“郊原”后的毛泽东仍然不倦地歌唱着视野所及的人间万象，他笔下“风雪迷漫处”的“雪里行军”、“路隘林深苔滑”的战略转移、“颠连直接东溟”的“城外高峰”，无不透着浪漫和清新的气息，直似当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诗意的拓展与延伸。这时的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的地位尚未最终确立，我们更多地从篇中看到了他作为天才诗人的诗情浓郁、“踏遍青山”的矫健身影。从赠诗唱和、联句会友的少年郎到马背吟诗、“悲歌一曲”的“毛委员”，毛泽东自己的频繁而又投入的诗歌活动也证明了此论不虚。我们发现，诗人在这期间写下的许多著名政论文章也都有意无意地染上了自由诗的抒情色彩。凡是诗人，总要透

过诗歌这种审美的方式来和宇宙万物打交道，此即马克思所谓对世界的“艺术掌握”；而政治实践则依赖于对客观世界的准确的认识理解、深刻的批判反思和科学的辩证重建。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十分注意从政治实践活动中汲取诗的灵感，用诗的形式反映中国革命的壮丽图景，赞美工农大众的英勇抗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里的“与天地人奋斗”是政治实践，“其乐无穷”则无疑属于艺术掌握，毛泽东早岁“与天地人奋斗”的艰辛历程都凝铸积淀在他的“其乐无穷”的诗境当中。我们可把这一时期内诗人的创作主题归结为：艺术人生化，或曰：为人生的艺术。

诗人早岁的诗章均体现出格律工稳精严，技巧娴熟考究，结构典雅大气的特点，极富形式美的光华神彩。那些抒写革命实践的内容这时都恰切地适应了旧体诗词的形式，使诗人的诗词作品得以成为形式和内容和谐统一的整体。面对古典诗词从格律到意境的两重传统，这时的毛泽东是继

承和发展兼而有之，然继承的比重略胜于发展，往往是在遵守的基础上适当灵活，从经典的意象中尝试出新。

B: 兴会淋漓的中年

如前所说，这里对毛泽东诗词艺术的分期探讨依靠的是诗人的情感襟度在作品中的自然呈现。据此，我们试图用成熟完美的中年心境来涵盖诗人在1936年到1961年间的大量诗作的特色。这期间毛泽东创作的诗词仍可再细分为两组，即“天翻地覆，放眼长量”的第四期（1936~1949）和“波涌连天，人歌动地”的第五期（1950~1961）。毛泽东这时已成为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袖，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缔造了崭新的共和国，并初步勾勒了祖国建设与发展的宏伟蓝图。1945年重庆谈判之际，柳亚子即在赠毛泽东的诗中由衷推许：“霖雨苍生新建国”，“中山卡尔双源合”；开国之初柳亚子又以“开天辟地君真健”、“不是一人能领导”等句赠给诗人，这发自肺腑

的推崇充分表明从三四十年代起毛泽东便一直是国内民意的趋归了。民族英雄的崇高地位并未淹没诗人那杰出诗才的逼人光彩。同样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的“才华信美多娇”（柳亚子语）便震惊华夏诗坛，海内唱和之音不绝；50年代古巴诗人纪廉更推举毛泽东长征途中的旧作为“时代的史诗”。所谓“诗人兴会”、“诗人高唱”，这期间正是诗人产量最丰、诗兴最浓的峰巅时期。你看《祭黄帝文》中“东等不才，剑履俱奋”的担当，再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中“壮志也无违”的平正，更不必说“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宏阔和“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宽容了。这就是领袖和诗人的璧合，它需要恰到好处的身份意识，当然更需要应付裕如的诗意才情。毛泽东以“尊前谈笑”的风度和“喜看稻菽”的激情把自己交给整个世界，又以“冷眼向洋”的傲岸和“长江横渡”的襟怀把整个世界纳入自己的心胸。明丽和雄奇成了这一时期毛泽东诗词的主调。领袖的身份和诗家的气质交汇融归，使得诗人在这时写下的政论文章也

都兼具杂文和诗的双重色彩，端庄而又不失活泼，奔放而不碍圆熟。在这一时期里，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活动中明显地渗透着诗的理想主义和浪漫气质，而他的“艺术掌握”的诗章里则熔铸了更多的理性智慧。我们应当承认虚幻缥缈的“三面红旗”当是前者的畸化，而那三首辛辣生动的《读报有感》无疑就是后者的极端。但这时总的来说诗人的分寸掌握得尚恰当得体，如上两例该算是特例的。我们把诗人在这一时期里的创作主题归结为：艺术和人生的不二胜境，或曰：人生和艺术的完美交融。小我大我交相辉映，正是诗人此时的风格。

诗人中年的作品挚诚坦荡，雄视万方，极富改天换地的内容美；其字句锤炼得体、自然奔流，在形式美方面又绝不输着。这时诗人作品中内容的因素逐渐成熟壮大，已完全上升到统御诗章的高度，形式的因素这时因适应了新鲜的内容才获得了自己新的生命。内容和形式在诗人的作品中获得了新的更高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在处理对待古典诗词传统的态度问题时，也走向了

对立统一和谐的新境界：对格律，是生动灵活地遵守；对意境，是自由大胆地重构。

C：慷慨悲歌的晚境

毛泽东晚境中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从1961年到1973年，即“凭阑听雨，忧忡断肠”的第六期，迄今公开发表的只有17首。这时诗人心境的变化较大，充塞沉雄悲壮之慨，因此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晚年的毛泽东主要是以领袖和导师的巨人气象出现在诗篇中的：“今日欢呼孙大圣”的鼓动，“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号召，“不须放屁”、“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断喝，不信你再听，还有“苍松怒向青天发”的进军号角。诗人的权威人格和领袖姿态造就了奇特的文化事实：浩劫之中的战斗队、单位、城市街道都以诗人诗中的辞句命名；一代在浩劫之中降生的中华儿女也每以诗人的辞句命名；他们的父母兄弟有许多由此抛弃原名，重新掂量自己的狂热赤诚；诗人的诗句教会了整整一代人如何开头、结尾、起兴、表达

情感；诗人的哲思艺境甚至铸就了一代人看待世界和省思自身的方式。简言之，毛泽东晚年的神思飞扬改变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诗人晚年所犯的错误，那是一个太沉重的课题。我们只想说，它关涉到保障领袖人格健康发展的政治体制的缺乏，关涉到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逻辑的内在混乱，关涉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哲学水平上的尚未澄明，等等。忽略了诗人的主观意愿的评价不会是公正的评价。我们知道，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晚年的毛泽东为社会主义事业前途作出了惊天动地的悲壮探索；我们也知道，无法否认毛泽东在“忧忡为国痛断肠”的晚境里向祖国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形势力不从心，局面无法收拾，诗人的内心怎能没有沉痛和悲凉呢？作为革命领袖的诗人心忧年暮，诗作终于越来越少了，但却仍然字字皆出性情句句尽由肺腑。也许可以说，他对大同之境的毕生寻求最终滑入了乌托邦的空幻，但创造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制度、新社会、新发展道路却